

学校的理想装备

电子图书·学校专集

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

跨世纪知识城——

# 科幻故事

**E-BOOK**  
网络资源 免费下载

## 科幻故事

## 往事复现机

[苏联] 雷宾

四月，太阳暴烈，很快就把春天潮湿的柏油路给烤干了。天气又热又闷。

DIRQUIT 六年级二班刚刚下课，阿辽沙一边挥着书包吓唬人行道上的麻雀，一边快步往家里走。他衬衣上的钮扣一直解到腰上，红领巾歪到一边，衣服背部翘了起来，像棘鲈鱼身上的刺一样，而他自己也像一条随时准备扎人的棘鲈鱼。

最近几天，阿辽沙遇到一些不顺心的事。他一会儿记错了日子，把上课的书带错了；一会儿班上最好的运动员根卡不跟他玩了；一会儿伙伴们不要他参加足球队……就是眼前，阿辽沙急急忙忙回家的时候，路上突然出现了一只黑猫，猫从一扇门下面钻了出来，一心想横穿大路。

“往哪儿跑？”阿辽沙对着猫挥起了书包。但是已经晚了，猫箭也似的从阿辽沙的脚下窜了过去。阿辽沙本想用书包向它掷去，但转念一想：得赶紧回家，今天不干，更待何时！这是个大好机会。父亲出差了，母亲要很晚才下班，哥哥去参观科技作品展览了。“今天不干，更待何时！”——阿辽沙又想了一下。

这一天他已经等了一个月了。他早就想试验一下神秘的“往事复现机”的效果。这个机器是哥哥安德烈发明的。他是工科大学学生，为了这个往事复现机，他苦心钻研了半年，废寝忘食，人瘦了，脸都凹进去了，最后终于大功告成。这机器可以根据试验者的意愿，在特制的荧光屏上映出过去生活的任何一个时期的景象。为此，只需要把一张普通的按有指纹的纸片放进一个专门的槽里，用冲动器对准自己的脸，转换时间选择器……就请欣赏屏幕上的自己吧！看你五年、六年、十年前是个什么样子，或者去年，或者上星期……真是一部最新奇的机器！安德烈以前也发明过各种各样有趣的东西，但那些都比不上这个往事复现机。

阿辽沙接连几天都在注意观察，把图纸和工具摆满了整个屋子，一会儿焊，一会儿切，一会儿接。他甚至还帮安德烈做些事。但倒霉的是，一个月前，试验机器的那天，安德烈把弟弟赶出了房间，自己反锁在里面，不管阿辽沙怎么哭着请求给他看往事复现机，安德烈总是不答应。过了半小时，哥哥出来了。样子颇难为情，甚至有点儿悲伤。

“怎么样？不灵吗？”阿辽沙小心翼翼地问道，一边竭力想通过半掩着的门看清机器。

“灵，而且灵得很呢！”

“那为什么不高兴？”

“这有什么可高兴的？”

“嗯，因为搞成功了高兴呀。所有科学家在发明了什么或者发现了什么的时候，总是兴高采烈的。”

哥哥什么也没回答。于是阿辽沙拿定主意，无论如何要亲自试验一下这个新鲜玩意儿。说不定机器会告诉阿辽沙，为什么他总是不顺心。

……门很久没有打开。门上的锁终于咔嚓一响，阿辽沙跑进了前屋，书包飞到衣架下面，皮鞋飞到屋角里，衣服飞到椅子上。快！快！明天就晚了，往事复现机可能要拿去展览。

“对，钥匙就在这儿的什么地方。”阿辽沙一边回想，一边在小餐具橱

柜下面的抽屉里到处找，“啊，这不是钥匙吗？”

安德烈自从发明了往事复现机，便把自己的屋子上了锁，不让外人进来。这“外人”头一个指的就是阿辽沙。但是，阿辽沙有一次偷偷地看见了安德烈放钥匙的地方，所以现在他进哥哥的屋子不费吹灰之力。

屋里又暗又凉，有一点点光线透过暗色的窗帘，照在一个大胶合板匣子里的各种零件上。屋角的桌子上，同书柜并排放着往事复现机，样子很像电视机。只是操纵板上有比普通电视机多得多的各种按钮、各种转换器和转换开关。

阿辽沙怯生生地从各方面仔细察看了机器，坐在桌子旁边，开始看操纵板上的字。

弄清往事复现机的操作过程原来并不那么难。他拿来一张干净纸，把放在桌上的一支画笔在墨汁罐里蘸了一下，把墨汁涂在手指尖上，然后把每根指头按在这张纸上，就留下了突起的指纹。现在把这张纸放在槽里。槽子在哪儿？啊，找到了。阿辽沙接通了电源，把冲动器的小孔对准脸，开始转动“往事”转换器。

转换器很难操纵。

“噢，往事的时间越长，越难转换……”阿辽沙猜对了，“好，再扭一下……行了，再也扭不动了。”

往事时间的指示器停在“8”字上——也就是八岁。阿辽沙无论怎么用力把指示器往下调一些，都毫无结果，力气不够。

“那就算了吧，”他说，“就从八岁开始吧……”于是按了“屏幕”的电钮。

机器里什么东西低沉地“咔嚓”响了一声，屏幕上立刻现出了难解的电波。电波逐渐扩大振幅，屏幕上突然出现了房间的图像：桌子、门边的小柜、沙发、墙上的壁毯……啊呀！这不是他们的卧室吗！

屋角沙发上厚棉被下面躺着阿辽沙，他眼睛闭着，两颊泛出不健康的红晕，额头上盖着一块毛茸茸的白毛巾……旁边坐着妈妈，手里拿着体温表。她那泪汪汪的疲惫不堪的眼睛透过黑蓝色的窗户注视着什么地方。台灯射出来的不太亮的灯光从夜的黑暗中突出了妈妈的手——一双瘦骨嶙嶙的、饱经风霜的手……这幅情景使阿辽沙吃了一惊。

“嘿，安德烈，真是好样的！亏他真想得出来！”

另一幅画面：阿辽沙已经好些了，他在屋子里跑来跑去，和小猫菲里卡玩。

但这时，屏幕上的阿辽沙警觉起来，愣了一下，就很快向沙发扑去，钻到被窝里。妈妈走进屋来，嘴里说着什么，一边给他把体温表放在腋下，一边指着课本……

“噢，是在教训我，要我读书……”

妈妈走开了，屏幕上的小男孩在懒洋洋地翻书……那是什么？又是语法规则？这些规则真烦死人……

又是一个镜头：书飞到地板上，阿辽沙警惕地看了看门，把体温表从被子里面取出来……把它放到装着热茶的玻璃杯里。戏法变成了！妈妈忧心忡忡地在屋里跑来跑去，把通风小窗关上，又给儿子加一床被子，看看他嘴里，摸摸他的喉咙。体温升高了！真糟糕！

“竟有这种事？”阿辽沙看着屏幕发呆。“未必真有这种事！我不记得

了。……”

阿辽沙试图转换一下“往事”转换器，可是不行。

“时间继电器！”他想起来了，“图像将按照程序延续整整十分钟……不管你想不想看，不看也不行。”

十分钟终于过去了。阿辽沙抓住转换器，把它倒转——现在不需要废特别大的劲——把指示器定在“12”这个数字上。12岁，他还是五年级学生的时候……

屏幕上冬天，森林里一片白雪，一群小伙伴在滑雪，身穿运动衫，背上带有号码……

“这是在上体育课，”阿辽沙回想起来了，“滑雪越野赛跑两公里，记时的……”

小男孩们一个接着一个排成队，像链条似的，小姑娘们站在一旁——她们暂时是“啦啦队”。滑雪运动员依次出发，一个、二个、三个……轮到阿辽沙了，小旗子一挥，阿辽沙起滑了……快，快，快！但是滑雪板却好像硬往后面拖（因为他懒，没有上油），不过阿辽沙还是拚命往前冲，下坡，上坡，在榛林后面转弯……阿辽沙落后了，再过一会儿，他大概就会在规定时间内跑完全程。但发生了什么事？阿辽沙突然停了下来，东张西望，没有发现附近有同学，他离开滑雪道，向滑在后面的同学横插过去。他巧妙地骗过了他们——差不多插过去半公里！

这又是另一个场面：到达终点之后。愤怒的同学们围住阿辽沙，向他叫喊着什么。气得最厉害的是根卡——班上的最佳滑雪能手。大家在责问：阿辽沙是怎样耍滑头第一个到达终点的？！……

阿辽沙闭上眼睛，不想看见下面的……

又是一个镜头：小男孩们沿着学校走廊向外面跑。阿辽沙手里拿着一个足球。

“这又是在上体育课，只是在体育场上……是五月份的事。”阿辽沙回想着。

科里卡·契若夫（他们的守门员）追上了阿辽沙，并且在向他喊着什么。阿辽沙停住了脚步，不同意地摇着头。科里卡劝说着，挥动着手……

“喂，”阿辽沙皱起眉头，“这是我对着他射门……”“射门！”契若夫在走廊敞开着的大门边跳来跳去地喊道。“喂，射门呀，怕什么！”

阿辽沙忍不住，把球放在地板上，跑了几步就……“哗啦”一声，玻璃窗打破了，孩子们围住阿辽沙痛惜地喊：“太不高明了！”玻璃的碎裂声和喊叫声混在一起。阿辽沙惊呆了，怎么会这样？！八步远的距离射这样的门……还射不进！教务主任叶列娜·里沃夫娜已经匆匆走到阿辽沙跟前。“这是契若夫硬要我踢的，就是那个淡黄头发的……”阿辽沙红着脸为自己辩解，“我本来不想踢。”

“叛徒！”气急败坏的科里卡吼叫着，“你自己踢偏了，笨蛋！还算是我们校队的前锋？”

下一个镜头里出现了数学实验室。

“难道往事复现机连测验也记得吗？！”阿辽沙的眼睛里流露出了恐惧的神情，“这么一件小事……”

在前景上现出数学女教师安娜·彼得罗夫娜的苍白疲倦的面容，她给同学们讲课，不时地用手指点着黑板。黑板上写着几个大字“测验，两小时”。

又是一个镜头：阿辽沙在一张小纸片上急忙地演算，并把答案写在本子上，做完一道题，两道……似乎题都做出来了……“快点，快点……”阿辽沙催促自己，“还来得及看电视里的电影……”

“当时演的什么电影？《夏伯阳》？也许是《我们来自喀琅施塔得》。不对，好像是系列片，惊险的……”

“完了，都做好了！”屏幕上的阿辽沙急急忙忙把试卷交给安娜·彼得罗夫娜。

女教师十分诧异，她怎么也没料到阿辽沙这样麻利。

“难道都做出来了？才做了一个钟头？……”

“就一个钟头！”小男孩愉快地点头。

“检查了没有？”

“检查了！”

本子放在桌子上。阿辽沙推开过路人，飞快地在街上往家里跑。第二天……想起来都觉得害羞！15个错和用红笔画的一个又粗又大的2分！

又是一个镜头：屏幕上安德烈。他手里拿着烙铁和电线。桌上放着一个不怎么好看的仪器……阿辽沙站在旁边，手里拿着一卷绝缘带。

“这是安德烈在修理扬声器。”阿辽沙回想起不久前搞无线电收音机的事，脸红了。那架收音机很久不响了。总的说是很旧了，但妈妈不知怎么还保存着，大概因为这是父亲送的礼物。妈妈曾不止一次叫安德烈修理这个收音机，他毕竟动手修了。哥哥用烙铁焊接好断了的接头后，让阿辽沙接通电源，阿辽沙接了，只是没把插头插到收音机电源插座里，而是插到普通电源插座里了……记得当时收音机里什么东西很吓人地叫了起来，从那时起它就毫无指望地不响了。

那么，阿辽沙是怎么搞错的呢？又是因为慌张吗？

阿辽沙已经不打算转换时间调节器了。他心不在焉地望着屏幕，想着自己的心事。他的情绪低落了。他看见的往事只使他惊奇了一会儿，现在他只感到不安和对自我的惋惜。然而，阿辽沙觉得这种不安和惋惜已经溜到一边去了，剩下的是他对自己的不满，对自己过去糊涂生活的不满……这几年他干了多少荒唐的事呀……由于他的性情不好，母亲、老师们、朋友们受了多少苦……阿辽沙苦笑了一下：这个往事复现机真坏，不给人看“好的”事情，——他也有过走运的时候呀！他得过5分，星期六义务劳动中他拾的废钢铁比别人多，第一学季中他写过一篇好作文……为什么往事复现机尽回忆他的缺点？可能缺点多得连复现其他事情都不可能了！

“我自己倒想知道为什么我不走运。”阿辽沙突然想起来了，于是新的猜想使他十分吃惊：

“也就是说，往事复现机能看透思想！在一定距离上！……对！正因为如此，所以，安德烈第一次试验了机器，走出自己屋子时那么难为情。往事复现机超过了他的计算，自作主张从过去的生活中录取了一些镜头。它能看透思想，并且加以选择！……”

阿辽沙关掉机器，一动不动地坐了几分钟。

“好了！够了！”阿辽沙拿定主意。应该自己担负起教育自己的任务！安德烈已经开始管自己，他不止一次说过。他开始干了起来，这就出了成果：往事复现机，展览会，要不了多久就会当上工程师……现在，安德烈的屋子里，朋友总是挤得满满的，妈妈也从来不生他的气……

阿辽沙关好哥哥的房门，走到自己桌前，拿出钢笔和一张纸。他久久地看着纸，终于在正中间工工整整地写出：阿辽沙自我教育计划

这时他停下笔，沉思起来。看了一眼自己丢得到处都是的乱七八糟的东西，于是把《计划》放在一边，动手收拾起屋子来。

过了一个钟头。前屋的门铃叮叮一声响——妈妈下班回来了。像平时一样，她右手拎着一网袋食品，左手拿着报纸和手提包。

“我来帮您拿。”阿辽沙忙活起来。

“我自己能行，孩子。”妈妈进了前屋，想用手肘把门关上。

“我来，我来。”

阿辽沙把网袋拎进了厨房，并且把东西拿出来整整齐齐地摆好。

“面包还忘记买了……”

“我这就去跑一趟。然后我们一道来做晚饭，好吗？”“好，阿辽沙，”妈妈凝视着儿子，“今天我有点儿认不出你来了……”

#### [ 作品赏析 ]

六年级小学生阿辽沙的哥哥发明了一台机器，能再现出人在过去生活中的种种事情。阿辽沙对这台机器充满了好奇心，终于找到一个全家人都不在的机会，偷偷地打开了哥哥的房门，到机器上寻找自己的过去。可是，他从机器上看到了什么？过去的阿辽沙干了些什么事情呢？

阿辽沙看到的是：自己装病逃学；滑雪时抄近道第一个到达终点；踢球打破了玻璃窗，还出卖同学；考试时想着看电视，慌里慌张做完试题，结果却只考了2分等等。尽管他过去也做过一些好事，但这台机器能看透人的思想，它知道阿辽沙最近心情不好、想通过再现往事让他找到原因，于是它便自作主张地从过去的生活中选择了一些镜头。阿辽沙从机器上看到自己糊涂的过去，感到非常不满和羞愧，突然明白了自己现在为什么生活得不如意——过去的一举一动都为现在的生活打着基础：如果你过去是勤奋热情地对待身边的人和事，那么你的现在就会是快乐幸福的；相反，如果你过去做的都是荒唐事，那么现在你一定是苦恼的。

作品描写细腻，虽是幻想小说，却富于现实主义色彩，耐人寻味。

## 千年雨

[ 英国 ] 朱莉亚·伯莱

苏醒以后，他首先想到的是自己已经死了。他觉得身体一点儿重量也没有，仿佛又回到了“代达罗斯号”飞船，遨游在太空。他整个身体都被沉重的砂砾给湮没了，像是一具木乃伊。

过了一会儿，他恢复了记忆，知道自己确实还活着，但死亡正在附近徘徊。他“噗噗”跳动的大脑和周围连绵无际的荒漠和尘土，使他一下子回忆起整个过程。

他叫克莱德·安德尔斯，是第七人造星城的太空探险家。仿佛就在刚才，他在阿尔发·阿莱夫上着陆，进行一次两小时的考察。阿尔发·阿莱夫是一颗从未被人类考察过的行星。它沿着一条远离太阳约2亿英里、低而不规则的轨道运行。

克莱德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太空少年，身体修长，乌眉黑眼，机敏过人。他从来没有到过地球，可他读过大量关于地球的书，对地球上的事非常熟悉。同许多其他太空旅居者一样，他正在积蓄资金，准备进行一次他们称之为“探险家”的旅行。所以，他对考察阿尔发·阿莱夫有极其浓厚的兴趣。虽然这是一颗干燥荒凉、毫无生机的行星，它的大气成分却和地球上相似，人们在上面可以不用穿太空服。民间一直流传着许多关于这颗行星上蕴藏着神秘宝藏的传说，这使得人们早在公元4457年就对它不胜神往了。

他多么希望自己当初没有受到那些美妙动人的传说的诱惑啊！事情发生得太突然了。……墨绿色的苍穹镶嵌着闪烁的群星，远方的地平线上斜挂着一轮拳头般大小的太阳。送他着陆的飞行器（一种由直升飞机演化而来的叫做“波拉姆”的小飞艇），为了避开地面的尘土，正在半英里的高度盘旋，在稀薄的云层里时隐时现。他注视着那些传奇般的色彩斑斓的“熔岩山脉”，干燥的尘土呛得他直咳嗽。如果没有水喝，他真担心自己能不能坚持这两个小时。他用装在手腕上的微型报话器向“波拉姆”上的同伴叙说自己见到的各种景象，突然，报话器里传来了飞船船长的声音，打断了他们的通话。

“我是代达罗斯，飞船发生故障，卡罗斯在电视传真室里发现了银河霉蚀现象，情况紧急。‘波拉姆’，请立即回答。”

几乎就在同时，传来了米歇尔低声说话的声音：“真倒运！好吧，准备下降。我们一定要带上你，克莱德！”

情况十分危急。“代达罗斯号”飞船一飞越火星，就不时地受到这种神秘的银河霉蚀的侵袭，至今还没有有效的办法对付它。霉蚀一旦发生，就会不断地蔓延扩散，直至毁坏整个船体。现在，唯一的办法就是全速飞向最近的一个航天港，那也得一个月的时间。

“恐怕不能带上克莱德了，”船长沙哑的喉音里夹着绝望，“时间不允许。无论如何，必须立刻封闭电视传真室。电视通讯一切断，‘波拉姆’就无法返回了。现在是最后的时机，刻不容缓。我感到万分遗憾啊，克莱德！”

克莱德无言以对。他觉得自己像戏台上的小丑，孤零零地站在那儿，直愣愣地瞪着手腕上的报话器——这是他通向生路的唯一途径，也是一条濒于灭亡的途径。

“我们会回来的，你放心。”

“一定是在开玩笑吧？”



“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呢？规章制度你不是不知道。”

克莱德心里确实很清楚。他刚想说什么，可又咳嗽起来。米歇尔和他的朋友弗兰克（克莱德曾经救过弗兰克的命）试图表示反对，船长只是报以冷峻无情的沉默。他忠实于纪律，纪律是宇航员的第一天性。米歇尔和弗兰克终于不吭声了。

“甭胡闹，弗兰克，”克莱德一喘过气来连忙说，“要营救我，事情反而会更糟。尽管这里没有水，我能想办法，或许还能活下去。你们排除故障后千万要回来，至少要回来看看。”

他们答应他一定回来。可是，人落在这样一个地方，连几个小时都难活啊。

这会儿，他完全清醒了。他双唇燥裂，两眼失神，渴得难以忍受。他的背后是一座岩质山丘，上面爬满了大大小小的裂缝。山丘附近有许多断残的岩柱，半埋在尘土里。死亡迫在眉睫了。说来也幸运，他只觉得飘飘然，头脚发轻，简直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。他呻吟着，摇晃脑袋。阵阵微风夹着尘土向他袭来，他觉得背后高高的山丘变成了代达罗斯，伙伴们回来接他了，必须抓紧时间登上飞船。他疲惫不堪地抓起挂在头下的一捆标本袋，翻过身子，匍匐着爬进一个最大的岩缝。他头晕眼花，已经不能站立行走了。

里面是一个相当大的山洞，平坦的地面上覆盖着尘土，但空气却清新凉爽。“好极了！”他喃喃自语道，又把标本袋推向洞角。山洞里空荡荡的，只是在洞的中间有一堆东西，看上去像是古代的炮弹。在学校的时候，他对古代史非常感兴趣。根据这堆东西的大小和外形，他断定是些炮弹。他用手碰了碰其中的一个，它竟然“喀喀”地裂了缝。他轻轻地把它打开，一种油腻的液体流了出来。他用手指蘸了一点，一尝，真不是滋味儿。

“傻瓜！把油质炮弹到处乱放。”他自言自语地说，接着又昏过去了。他半死不活地躺在那儿，很久，很久，对周围的一切毫无知觉。他做了个梦，梦见下雨了。

在他出生的那座城市，供水是靠非常复杂的人工系统。他现在梦见的是他听别人说过的“雨水”，这种“雨水”在古老的电影里看到过，它给地球上的万物带来生机。……雨，一点一滴地落到地上……水，从小小的泉眼里汨汨地涌出，汇聚成大河……河水汹涌澎湃，拍击着峭壁，撞碎成为无数雾点和泡沫在空中飞溅。……雨水，滚滚地流进长满苔藓和蕨类植物的岩洞，积成水潭……湿润、清凉、宜人……洞外传来喧闹声。……儿童们在聚会，在痛饮。如果能喝上……哪怕是一滴……在嘴里……美如甘露……恐怕要喝醉，醉就醉吧……

水，好像把他的整个身子都泡着了。他侧过脸去啜饮身边的水。又过了好大一会儿，他慢慢地恢复了知觉。奇迹发生了！岩洞里黑沉沉的，地上湿漉漉的，浸着水。一道溪水从一个岩缝里流进洞来，又从另一个岩缝流出去。水越流越多。

克莱德又喝了几口水，小心翼翼地站起来，身体仍然很虚弱。他以为自己还在梦幻之中。他从洞口看出去，只见阿尔发·阿莱夫的整个景色都变了样。熔岩的光彩黯然消逝了。乌云，夹着闪电的乌云，像黑色的帷幕在山岩上翻滚；雨水像奔腾的瀑布飞流直下。这颗干燥无水的行星上终于下雨了，下得那么凶猛、疯狂。克莱德从洞口探出头去，雨打在头上像是被高压水龙头冲着似的，他赶忙又缩了回来。

他一点儿也不渴了，身上也洗干净了。这真是奇迹，他思忖道，还会有其他奇迹吗？

雨渐渐地小了，乌云退散开来。山丘上的尘土被雨水冲刷一净，岩石裸露出本来的面目——暗红色、翠绿色，古铜色，五彩缤纷，与山脚下新生的湖泊交相辉映。

正对着岩洞的出口，矗立着一根好几英尺高的岩柱。在岩柱的背阴面，一种奇怪的绿色物质正在扩散。联想到那可怕的银河霉蚀，克莱德断定这是一种化学反应物。他伸出手指刮下点儿那层东西。它粘乎乎、湿漉漉的，正在飞快地生长。它在生长，它是生命！

空荡荡的岩洞里回响着克莱德欢呼的声音。他从未到过地球，对植物学懂得很少。但他知道，植物的种子能够在干燥的空气中保存许多许多年，一旦有了水分就能萌芽生长。过了一会儿，他生平第一次看到真正的植物在石缝里扎下了根，长出海藻般的触须，在他眼前摆动。他感到十分惊奇，伸出手去摸了一下，那触须很敏感地卷缩起来。他摘了一截儿，颤巍巍地放进嘴里，嘴里顿时充满了像果汁一样甜美的汁水儿。

雨，持续下了许多个小时（在阿尔发·阿莱夫上没有明显的昼夜更替现象），终于停了下来，大风也住了。克莱德开始踏着这片已经变得湿润温和、到处覆盖着蓬勃生长的丛林的土地。树木一样的植物拔地而起，一下子就蹿到三四十英尺高。粗壮的树杆上嵌着晶莹的水珠。乌云已化为雾霭，空中的巨星投射下朦胧的光华，一个令人目眩的彩虹般的季节开始了。忽然，好像有谁发出了信号似的，所有的植物一齐开了花。五彩缤纷的小花，形如圆盘的大花，低头垂眉的喇叭花，转眼都放出了诱人的光彩。馥郁的芳香熏得克莱德脑袋发胀。他不时要回到岩洞里去，因为那儿的空气总是那么清新。

他把标本袋搁在一个干燥的高台上。地上那堆“炮弹”受了潮，正在变软，好像也在生长。

他看着那些盛开的鲜花，心想，可能还会有其他有生命的东西。阿尔发·阿莱夫上瑰丽怪诞的景物实在美不胜收。当第一个翼薄如纱的飞行动物从他头上掠过时，他竟没有留意。很快他就注意到，树林里传出了窸窣窸窣的声音，池塘里响起了哗哗的溅水声，空气中充满嗡嗡声和各种怪叫声。这一切都是实实在在的，决不是幻觉。动物的生命，正像那些植物一样，在雨后春笋般地复苏。克莱德显得惊奇而又担忧。他来到一个湖边，打算下去洗个澡。突然，水面浮动起来，五六条桔黄色的鼻涕虫（看起来像鼻涕虫，但有短角牛那么大）从水里冒出来，爬到岸上，径直钻进了丛林。它们对克莱德没有半点儿兴趣。丛林里响起了恐怖的哞哞声和咂嘴声。

在这颗如此生机盎然的行星上，有智慧的生灵吗？他沉思着。没有。如果有的话，这和谐美好的气氛早就被破坏了。他知道，人类在两千多年前曾怎样糟蹋了地球。不过，现在情况好了。据说人类及时控制了污染，并且科学地利用和保护自然资源。但也正是两千多年前，宇宙探险家（克莱德的祖先们）开始了旅居太空的生活。智慧使他们失去了故乡。有时候，智慧就是这么恶作剧。不管怎么说，这里要出现智慧的生灵恐怕还得更长的时间。雨终于停了，整个世界岚气蒸腾，异彩四射，馨香洋溢。这时，他发现自己的判断错了。

他想在岩洞里小睡一会儿，却发现很难进去。天晓得是怎么回事，岩洞好像挤满了斑驳陆离的活“水母”，一个个鼓胀着，扭曲着，伸向半空，足

有一人高。他们似乎是从那些“炮弹”里生出来的。“炮弹”的空壳撒了一地。正当他看着的时候，最后一枚“炮弹”裂开了，露出一个包得很紧的圆球。圆球越胀越大，伸展出一片片起着波纹的裙边。这时候，最怪的事情发生了：所有其他“水母”都向这只新生的“水母”俯过身去，把裙边连到一起，同时发生嗯……嗯……的哼声。它们兜着圈子，一起一伏地跳跃着，轮番地浸到流经岩洞的小溪里，快活地扭动着身体，仿佛在洗澡。这时，“水母”则一齐向他泼水。克莱德看得着了迷，一点也没想到会有这样奇妙的情景。那响亮而富有节奏的哼声，好像是人们在唱歌，又像是在吟诵赞美诗。他一边听一边在脑子里给他们配起词来：

啊，清清的流水呵泛涟漪，我们的生命之母啊，别离去。

留下吧，别离去，永远将您的孩儿护庇——

他不知道应该怎样称呼这些奇妙的生灵，只是在心里给它们起名为水母，既简单又贴切。

赞美诗在没完没了地唱着。最后，克莱德也和着它们唱了起来：

留下吧，别离去，水母永远——

歌声戛然断了。所有的水母都波动着，慢慢地停了下来，向他伸出许许多多角状的触手。和悦的哼声变成了尖厉的咝咝声。

“请原谅！”克莱德惶恐地叫道。他相信这些智慧的生灵一定能听懂他的话，因为他自己完全理解它们的意思。但他的话对水母来说简直像一个悬挂在半空中的大问号。它们——不是一两个，而是全体水母——一起敦促他赶快离开岩洞，因为他无权在洞里停留。一种无形的意志的力量向他猛烈地袭来，他踉踉跄跄地退到洞外。

水母波动着跟出来，把他团团围住。每一个水母都有自己独特的纯洁透明的色彩（因为阿尔发·阿莱夫上的一切生物都是从岩石上长出来的，其色彩跟生出它们的岩石一样）。它们波动着，泛起幽雅的波纹。它们看上去并没有蜇，只是每一个水母的中部有一块构造复杂的物体。从这块物体的中间，伸出耳目一样的触角，上面有一些小开口，能够发出种种声音，或许还能进食。

它们对他充满好奇心，轮番走上前来，伸出裙边的触手，在他身上摸个遍。一边摸，一边想。从它们的哼声和咝咝声中，克莱德多少能够猜出它们的意思。它们仿佛在说：

咝……不是美味，一点儿水分也没有。哪儿来的？

嗯……真怪！肯定是天上掉下来的。这里长不出这么干硬的东西。

咝……天外来的怪物实在太危险啦。

嗯……不用怕。他刚才躲开，现在很友好。我们和他跳舞吧。

猛然间，水母们向半空升高了数英尺，像许多朵透明的巨花。它们一边绕着圈翩翩起舞，一边用颤音唱着快乐的歌曲。这会儿的歌儿和刚才的不一样了。克莱德把歌词解释为：

今天湿润啊，明日干涸，

无论是谁啊，天外来客，

生命宝贵啊，切莫错过……

一曲完了，克莱德为它们热情鼓掌，然后，也用柔和的颤音唱起他脑海中出现的第一首歌：

让我们像小鸟一样欢乐地歌唱，  
吱吱啾啾，吱吱啾啾，啼啭鸣叫——

啾……它们显然不欣赏他的歌。可怜的东西，它们好像陷入了沉思，发出极其恐怖凄厉的啾啾声。它们很痛苦吗？他感到迷惑不解。

不管怎么说，水母们非常喜欢克莱德。它们簇拥着他来到一些多汁的植物丛旁，伸出长长的管子，像蜂鸟和蝴蝶那样，从花蕊中吸取蜜汁。他为什么不伸出管子来进食呢？它们感到非常诧异。看来他没有吸管，要用裙边来摄食。嗯……我们来帮助他。那个最大的水母——可能是它们的女王吧，通体是华丽的紫红色，上面点缀着金色的斑点——用她的裙边裹起一朵花，径自送到他的嘴边。克莱德满腹狐疑地张开嘴巴，女王把醇美的浆汁挤到他的舌头上。克莱德感到很不自在，水母们却为之喜形于色。它们不厌其烦地轮番把食物送到他嘴边。

克莱德和水母们待在一起，逐渐适应了它们的生活。他们之间奇怪的友谊也越发深厚了。有一次，他睡觉时，它们都走开了（后来才知道，它们在树林里采集一种刚刚成熟的果子）。他醒来以后，孤零零的，痛苦极了，就四下叫喊着它们。一会儿，它们从树林里飘飘忽忽地出来，发出啾啾的责备声：不要这么大声嚷嚷，干硬先生，你会唤醒……

它们怕唤醒什么呢？他弄不清楚。只知道是某种与泥土有关的讨厌的东西。

现在，他已经能够听懂它们的许多“话”了。它们有什么意图，他总能弄清楚。而它们几乎还不能理解他。为此，它们感到很困惑，经常啾啾嗯嗯地议论：可怜的干硬先生！你真聪明，简直要赶上我们水母了。不过，他的意志太脆弱了。

水母们不跳舞也不摄食的时候，就在一起做游戏。一些非常复杂、饶有趣味的游戏。克莱德注意到，高贵的女王从来不参加游戏。它喜欢飘浮在一个湖面上，像一朵巨大的芙蓉。其他的水母轮流应召到它那儿去。每当这种时刻，女王美丽的身体便放出异彩。

天再也没有下雨。空气里湿度很大，但湖泊里的水位已经开始下降，地面上露出了小片小片的干土。克莱德一再焦虑地询问，会不会再下雨。水母们半天才明白他的意思，哼着回答：

雨水来了又复去，万物生长结硕果。

“万物也包括水母吗？”他问道，但谁也不回答他。

水母们排起队，开始了新的游戏。大家紧密地靠在一起，躬着腰，发出咆哮般的鸣声。那声音里充满了恐怖。克莱德听了一会儿，断定这是战歌：

“弟兄们，大敌当前，坚强起来！可恶的——可恶的土虫正在逼近。团结起来，打垮它们！决不让它们侵害我们的后代！消灭它们！打死它们！”

这时，女王从湖面上向它们飘了过来。克莱德发现它的整个身体往下坠着，显得很沉重。原来是装满了卵。水母们激动得翩翩起舞。女王抵岸了。有几个水母上前展开身体，组成一副担架，簇拥着女王向前。其余的水母组成卫队，护送着女王浩浩荡荡地向岩洞进军。克莱德猜想，女王将在那里产卵。战歌般的鸣声益发响亮起来，水母们显得紧张、不安。克莱德远远地跟着大队人马一起前进。

到了山丘前，女王好不容易才把臃肿的身躯从洞口挤了进去。水母们立即排列起来，用自己的身体把岩洞的每一个出入口严严实实地堵上。前后还

不到一分钟。

天气变得闷热、干燥。所有的绿色植物都开始枯萎、凋谢。干土的面积在不断地扩大，眼看就要超过水域的面积了。干浊的泥土中聚积着成堆的土虫，有些又粗又长，有些又细又短，犹如彩色的线段。土虫越来越多，数以百万计地聚在一起，那情景真叫人恶心，尤其是它们聚到一块，腾起土浪，向着小山丘蠕动的時候。克莱德来回走动，使劲践踏，完全无济于事。土虫拚命地加快速度，滚滚向前，朝着水母的防线掀起一阵阵稠乎乎的浪潮。

克莱德感到恶心极了。他不知道这些缺少自卫能力的水母将做出什么样的反应。土虫接近防线了。只见水母们躬下腰，颤动着身体，突然放出一道闪光的电弧。土虫进攻的浪头向上掀了一下，就卷退了下来，成堆地倒毙了。那电弧是哪儿来的呢？克莱德思忖着。那只能是水母们意志力的集中表现。

残存的土虫垂死挣扎着翻滚蠕动，似乎要各自逃命。但它们很快又重新聚集起来，再次掀起稠乎乎的进攻浪潮。

这就是水母们早已准备迎接的战斗。土虫的进攻在这堵电墙面前一次又一次地被击退。水母们顽强地固守着阵地，但已经相当疲倦，甚至有点萎缩了。轮番的进攻用尽了它们的气力，而它们的敌人仍然凶猛如前。

一道特别强烈、耀眼的闪电以后，一个褐黄色的水母猝然倒下了，虚弱地抽搐着。其他水母迅速地把它移到一边，补上空缺。就趁着这短暂的一刻，一小股土虫冲过防线，一窝蜂地钻进了岩洞。

克莱德走上前去，对浴血奋战的水母们大声说：“兄弟们，让我来助一臂之力！”也不知道它们听懂没听懂，只听到它们低声鸣叫：

顽强战斗，驱除土虫；保住幼卵，传种接代；粉身碎骨，在所不惜。

又是一股土虫蠕动着冲过来。水母们重新振作，准备迎敌。克莱德不想再看到电击的场面，从侧面越过防线进入岩洞。

洞里情况糟透了。女王产完了一大堆卵，正精疲力尽地躺在克莱德的标本袋上。那些圆溜溜的卵子和克莱德早先看到的“炮弹”一模一样，只是外壳柔软而透明。水母卵无疑是土虫至佳至美的珍肴，难怪它们不惜成千上万的牺牲，拚命发起进攻。那股已经进洞的土虫正在啃咬蛋壳，要往里钻……这是一场争时间的战斗。

“抬一下身，”他对女王说，“现在用得着这些袋子了，亲爱的女王。”

标本袋是用非常结实、高度绝缘的人造革制造成的。水母卵比他想象的要结实些。他把土虫一条条拿开，把卵放进袋子，再把袋口牢牢扎上。最后一只袋子扎上口时，女王吹出一声尖厉的口哨。洞外回响了一声同样的口哨。战斗结束了。

克莱德无从知道，水母们是不是真的理解是他救了它们。当他陪伴着女王走出岩洞时，所有的水母（“褐黄”除外，它已经死了）正在按一种令人作呕的习惯庆祝胜利。它们纷纷把管状的嘴伸到地上，像吃面条似的吸食土虫。

像以往一样，它们也给他送上一份。把死虫子往肚里咽？克莱德想都不敢想。

吃饱虫子，它们到土坑边喝水，然后，躺倒在一棵亭亭如盖的大树下，显然是疲劳了。他返回山洞，把已经变硬、不再怕土虫咬的水母卵取出来，小心地堆放好。然后，用标本袋在大树下铺成一张小床，躺在床上睡着了。也不知道睡了多久。

强烈的光线刺激着他的眼睛，他醒了。大树的亭盖已经不复存在，巨大的树叶耷拉在树枝上，枯萎了。所有的植物都在同样地死去。水母们呢？难道这些色泽晦暗、看上去黑乎乎的小堆堆，就是那些鲜艳夺目、欢乐无比的水母吗？

“醒一醒，”他推了推身边瘦小干瘪的女王，大声叫道，“你们再这样待下去要干死的！赶紧回洞，我给你们找水去。”

水母的意志力已经变得极其衰微。女王挣扎着伸出了一支紫色的触角，发出咿咿嗯嗯的声音。克莱德费了好大劲儿才听清这么几句：

“啊，你还在这儿，干硬先生。你目睹我们出世，还要看着我们消亡？”

“不能死！要自救！……”克莱德心急如焚，自己也不明白说了些什么。

萎缩着的水母中又响起一阵鸣声：

我们是娇艳的一代，万物有生必有灭，留下智慧传后代。

“没有你们，我怎么办呢？你们死去似乎并不痛苦。可我又不会像你们那样下蛋，传宗接代。我又要变得孤零零的一个人了。”

女王竭尽全力抬高了身体，气息奄奄地说：“在水源全部干枯以前，你的伙伴会来接你的。现在，就是现在，我已经感觉到他们来临的震动了，在非常遥远的地方……”

克莱德再也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。他爬到山丘的顶上，手搭凉棚眺望远方的天空，心中充满着疑虑。他勉强可以看到，绿色的天际闪烁着一道微弱的光迹。那只能是宇宙飞船。

等他回头再想找那些水母时，连影子也看不见了。除了斑驳陆离的荒漠，什么也没有。他并不感到惊异，阿尔发·阿莱夫上所有的生物，这时都已干枯、死亡，变成碎片。再过几小时，一切都将化为尘土，包含着无数种子、孢子和卵子的尘土。它们将一直等待到生命再次来临的时刻。

克莱德如受煎熬般的等待着飞船。他刚才采集了一些半枯的树叶藏在标本袋中，现在不时地取出一片吮吸残存的汁水。也就在这段时间内，他认真地思索，拿定了一个主意。

飞船的轮廓终于看清楚，船上的人们开始向他呼叫。他看着“波莱姆”离开了飞船，一边和他通话，一边成功地着陆了。弗兰克第一个爬下飞艇，朝克莱德飞奔而来，刚跑了几步，就停下剧烈地咳嗽起来，两眼也迷糊了。

“嗨，不要扬起这么多灰。”克莱德说着走上前去。

他们紧紧地拥抱过后，弗兰克问他：“怎么全是灰？听说这里下雨了，在过了相当于地球上一千年的时间，才下了这么一场雨。所以，我们断定你仍然活着。”

“是下雨了，”克莱德说，“但后来又干了。”

“银河系真是千变万化呵！有什么情况吗？我是说，遇上这么一场千载难逢的雨，发生什么有趣的现象了吗？”

克莱德已经打定主意不吐露真情。他知道，一旦他说阿尔发·阿莱夫上有生命，必定会吸引成千上万的人前来考察，从中牟利，最终将会糟蹋这个环境。这里的世界太美好了，而美好的时光又是那么短促，糟蹋了实在太可惜。

于是，他淡淡地说：“全是泥浆。”

【作品赏析】

在广阔浩淼、无边无际的宇宙中，有多得数不清的星球。除了我们的地

球，肯定还有别的一些星球上有生命存在，甚至是非常智慧的生命，只是我们地球人还没有办法到这些星球上去访问他们，他们也没有公开地看望过我们罢了。

这篇作品中的故事发生在遥远的未来。在那时，公元 4457 年也已经是十分遥远的历史。那时人类已经在太空建造了好多个星城，居住在星城中的人们已经生下了第三代、第四代，甚至更多代的子孙。这些太空居民多数没有回过他们的老家——地球，却孜孜不倦地在宇宙中探索，试图发现其他星球的秘密。正是在这种精神的鼓舞下，太空少年克莱德·安德尔斯来到一个名叫阿尔发·阿莱夫的行星考察，想找到传说中的神秘宝藏。但送他来的飞船出了问题，不能接他走了，他被抛弃在这颗干燥荒凉、毫无生机的星球上，生命危在旦夕。正当他干渴得要死时，奇迹出现了：这个一千年才降一次雨的星球下起了大雨！于是，无限神秘奇妙的事情发生了。

这篇作品想象大胆而奇特，具有浓厚的童话色彩。其中对这颗行星由荒凉到繁荣的过程的描写，对那些得到雨露后突然间疯狂生长的动物、植物的描绘，对那些充满智慧的“水母”的生活、娱乐和斗争的描述等，都非常生动别致，就像孩子眼中的世界一样神奇、瑰丽、五彩缤纷，既神秘诱人，又新鲜有趣。此外，对太空少年机敏顽强的形象和紧张惊险的宇宙探险生活的描绘，也使作品增添了诱人的魅力。

## 数学家

[ 美国 ] 阿塞·费尔德曼

他们在花园里。泽妮亚·霍金斯对她 9 岁的女儿说：“佐，别再跑来跑去了，让爸爸给你讲个故事。”

佐在吊床上坐下来，问道：“是真实的故事吗，爸爸？”“我要给你讲的是一个千真万确的故事。”德雷克·霍金斯捏了一下她粉红的脸颊说道，“你听，2011 年以前，也就是 1985 年——用当时地球上的日历计算——天狼星上的一个生物部落侵犯了地球。”

“爸爸，那些生物是什么样子的呢？”

“在许多方面都像人。它们都有两只手臂，两条腿，人有的其他一切器官他们也都有。”

“爸爸，天狼星生物和人有什么不同吗？”

“有。它们各有一对翅膀，长满了绿色的羽毛，羽毛是从肩膀上长出来的。还有一条长长的紫色尾巴。”“那一群生物总共有多少呢，爸爸？”

“不多不少，三百万零四十一个男成人，三个女成人。那些生物首先出现在地球上的撒丁岛上。五个星期以后，它们成了整个地球的主人。”

“爸爸，地球上的人不反抗吗？”

“他们用子弹、普通炸弹、超级原子弹和瓦斯，和侵略者进行战斗。”

“爸爸，那些武器都是什么样子的呢？”

“用些武器早就绝迹了。它们被统称为‘弹药’。人类就用那些武器互相交战。”

“爸爸，他们不像我们现在用思想进行战斗吗？”“不。我刚才说过，他们用枪。但是来自天狼星的侵略者对弹药有‘免疫力’。”

“‘免疫力’是什么意思呢？”

“意思就是不会受到伤害。后来人类就试用细菌，对付天狼星上来的生物。”

“细菌又是什么东西呢？”

“是很小很小的病菌。人类想把病菌注入侵略者的体内，使它们生病、死亡。但是病菌对天狼星上的生物完全不起作用。”

“爸爸，继续讲下去。那些生物在整个地球上到处横行，就从这里继续讲下去。”

“你应该知道，那些外星人比地球上的人聪明得多。实际上，那些侵略者是整个星系里最了不起的数学家。”“星系是什么东西？数学家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星系指的是银河系。数学家就是擅长度、量、衡的人，很善于计算。”

“爸爸，侵略者把地球上的人全都杀光了吗？”“没有全部杀光。它们杀害了很多人，但也有很多人受到奴役。外星人使用人类，就像过去人类使用牛马一样。它们把一部分人当工人使，把另一部分人杀来吃。”“爸爸，那些外星人讲什么语言呢？”

“讲一种很简单的语言，但是人类永远掌握不了那些语言。侵略者比人聪明得多，它们掌握了地球上的一切语言。”“地球上的人把那些侵略者叫做什么呢，爸爸？”“叫它们‘天使魔鬼’，一半是天使，一半是魔鬼。”

“爸爸，天使魔鬼奴役人类之后，地球上的一切又恢复平静了吗？”



“平静了一阵子。后来，一些最勇敢的人，由一个名叫诺奥尔的人率领，逃到格陵兰内地。这个诺奥尔是一个精神病医生，是地球上第一流的精神病医生。”

“精神病医生是什么呢？”

“是专门和思想打交道的人。”

“那么，他一定很有钱。”

“他是地球上最有钱的人。诺奥尔经过深思熟虑以后，想出一个让地球摆脱天使魔鬼的办法。”

“爸爸，什么办法呢？”

“他提出一个完善的办法——给天使魔鬼注入人的感情。”

“注入是什么意思呢？”

“就是给它们灌满，并且让它们自己也意识到。”泽妮亚打断他的话：“德雷克，你讲得太玄乎了，孩子怎么能理解得了？”

“不，妈妈，”佐说道，“爸爸的解释我听得懂。你别插嘴了。”

德雷克继续说道：“诺奥尔就这样给天使魔鬼们注入了爱、恨、野心、嫉妒、怨恨、羡慕、失望、希望、羞耻等各种感情。天使魔鬼们的行为很快就变得和人一样了。十天以后，可怕的内战消灭了天使魔鬼人口的三分之二。”“爸爸，天使魔鬼自相残杀，全部死光了吗？”“差不多死光了。最后有一个叫扎利巴的，出来鼓吹一切天使魔鬼都是兄弟。于是，侵略者立刻转变，停止争吵。地球上的人受到了更加残酷的奴役。”

“爸爸，事情闹成这样，诺奥尔和他的追随者在格陵兰不是很伤心吗？”

“是伤心了一阵子。后来，诺奥尔进行了最后摊牌。”“爸爸，什么叫摊牌，是俚语吗？”

“是的，意思就是最后的较量。这是他一张备而未用的王牌，准备在其他一切手段都失败的情况下使用。”“爸爸，我明白了。不管对方使出什么花招，这办法都能获胜。爸爸，他们的王牌是什么呢？”

“诺奥尔给天使魔鬼们注入了怀乡病。”

“什么是怀乡病？”

“就是思家病。”

“爸爸，诺奥尔真聪明。这就是说，天使魔鬼们全都想要飞回老家去。”

“正是这样。有一天，所有的天使魔鬼，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，鼓动它们的巨大绿翼，在北美黑山集合，在特定的信号统一指挥下，全都从地球上飞走了。所有地球的人都唱道：“老天赐福，老天赐福，我们得救了！”

“爸爸，所有的天使魔鬼全都从地球上飞走了吗？”“没有全部飞走。还留下两个小天使魔鬼，一男一女，两岁，是在地球上出生的。它们和其他所有的天使魔鬼一起飞向天空，但是飞到大气上限时，它们犹豫了，逃跑了，飞回了地球。它们的名字叫齐佐和齐泽。”

“爸爸，齐佐和齐泽后来怎样了呢？”

“它们和一切天使魔鬼一样，也是了不起的数学家。后来它们繁殖起来了。”

佐笑了，激动地拍打着她的双翼说：“爸爸，这故事真好听！”

[作品赏析]

乍看起来，这篇作品似乎只是为哄小孩不哭不闹而讲的怪诞故事，充满了随心所欲、不着边际的幻想。但就通过这离奇、曲折的古怪故事，作品表

现了人类对现实世界的不满，对未知世界的恐惧以及对人类前途的迷茫等情绪。

9岁的小姑娘佐生活在距1985年两千多年以后。那时，她的爸爸为了让她不再在花园里跑来跑去妨碍妈妈的工作，便给他讲了1985年发生在地球上的所谓“千真万确的故事”——一天狼星上的一群长着绿色翅膀和紫色尾巴的生物来到地球。它们比地球人聪明得多，是整个银河系中最了不起的数学家，因此，人类无论是用弹药、细菌攻击它们，还是用人的情感挑动它们互相残杀，都不能征服它们。它们成了地球人的主人，像对待牛马一样奴役、屠杀、吞吃地球人。最后，它们被怀乡病驱使离开了地球，留下一对小“数学家”。佐便是它们的后代，她也长有一对翅膀。她听的，正是她的祖先征服地球人，然后又被地球人征服的故事。

这篇作品通篇是佐和爸爸的对话，佐不停地发问，爸爸耐心地解答，完全是大人给孩子讲故事时常见的情景，让人感到自然而亲切。作品中充满大胆神奇的幻想，尤其能吸引儿童的注意力，使孩子觉得趣味无穷。

## 百万年郊游

[美国]雷·布雷德伯里

不知怎的，妈妈忽然提起，也许全家喜欢出去钓鱼。但那不是妈妈的话。提摩西知道这点，那是爸爸的话，妈妈莫名其妙地替他说了出来。

爸爸在一堆火星卵石上踢蹬着双脚，然后表示同意。于是，立刻出现了一阵忙乱的欢叫，野营帐篷很快装进了袋子和箱子，妈妈穿上了旅行短裤和衬衫，爸爸用颤抖的手装满烟斗，眼睛望着火星的天空，三个男孩子叫着跳上汽船，除了提摩西外，谁也没有真正看着爸爸和妈妈。

爸爸按一下电钮。船发出的嗡嗡声直冲云霄。水向后涌，船向前行，一家人高声欢叫：“好哇！”

提摩西和爸爸坐在船后，小手放在爸爸多毛的大手上面，运河弯弯曲曲。他们是从地球乘小型家庭火箭到此地降落的。提摩西记得，离开地球的前一天晚上，他们又忙又急。爸爸不知用什么方法从某个地方搞来一支火箭，说是要到火星上去度假。那真是一次旅程遥远的度假，但是因为两个弟弟的原因，提摩西什么都没说。他们来到了火星，而且现在的第一件事——或许他们是这样说的——是出去钓鱼。

汽船沿着运河向上行驶，爸爸眼里露出奇怪的目光。这是提摩西难以描绘的一种目光。它闪闪灼灼，像是一种欣慰。它使得他那深深的皱纹含有笑意，而不是忧虑或哭泣。

船转了个弯，冷却的火箭便看不见了。

“我们要走多远？”罗伯特用手击水，看上去像是一只小螃蟹在紫色的水里跳跃。

爸爸吐了一口气，说：“一百万年。”

“啊！”罗伯特惊叫。

“看呀，孩子们！”妈妈用柔软纤长的手指指着说：“那里有一座废城。”

他们以热切期待的眼神看着那座废城孤零零地躺在那里，像是睡在夏日的酷热沉寂之中——照火星气象员的预报，这正是火星的夏天。

爸爸看上去似乎很高兴那是一座废城。

那是一片散落废弃的粉红色石块，默默地躺在一个突起的沙丘上面；还有一些倾倒的石柱，一个孤立的神祠；然后又是连绵的沙地，数里之遥空无一物。运河四周是一片不毛之地，它的上面则是一片蓝色的空漠。

恰在这时，一只小鸟飞起，像是一块小石子飞越一个蓝色的池塘，落入深处，影消形潜。

爸爸看见飞鸟，脸上露出惊恐的表情。“我以为是一枚火箭呢。”

提摩西仰望着深海似的天空，想看看地球，想看到他生下之后的战争、圯城以及互相杀戮的情景。但他什么都没看见。战争极其遥远，犹如两只苍蝇在一座巨大而静寂的教堂中拚死相斗，毫无意义。

威廉·托玛斯擦了擦前额，觉得他儿子的手放在他的臂上，像一只兴奋的小蜘蛛一般。他微笑着对儿子说：“怎么样，提摩西？”“很好，爸爸。”

提摩西不知道他身旁的这个成年人心里在想些什么。这人有一个很大的鹰钩鼻子，皮肤晒得黝黑，脱了皮——一双热情的蓝眼睛像是地球上的玛瑙弹子，两条粗壮的长腿穿着宽大的马裤。

“爸爸，你这样聚精会神地看什么？”

“我在寻找地球上的逻辑、常识、好的政策、和平与责任。”“那些全在上边吗？”

“不，我并没有找到。再也没有了。也许永远不会再有了。也许我们自己骗自己，以为曾经有过这些东西。”“哦？”

“看那条鱼。”爸爸指着说。

三个孩子同声高叫，伸着脖子去看，船摇晃起来。他们呜呀唉呀地惊叫。一条银环鱼从他们旁边掠过，随波动荡，忽然像彩虹似的围住食物颗粒，把它们吞食下去。

爸爸看着它。他说话的声音深沉而从容。

“就像是战争。战争漂游过来，看到食物，就把它包围起来。”

“威廉！”妈妈说。

“对不起。”爸爸说。

他们一动不动地坐着，觉着运河的流速很快，清凉澄澈，宛如玻璃一般。只有马达的嗡嗡声、水流声。太阳照着发热的空气。

“我们什么时候能看到火星？”麦克尔大声说。“也许很快，”爸爸说，“可能在今天晚上。”

“噢，但是火星现在全灭亡了。我会让你看到一些火星人的。”爸爸略等了一会儿说。

听了这话，提摩西皱了皱眉头，但没有说话。现在，什么事情都很奇怪。休假呀，钓鱼呀，还有人们之间的表情呀。

其他两个孩子用小手搭着凉棚、巡视运河边七尺高的石岸，寻找火星。

“他们是什么样子？”麦克尔问。

“你看见他们就知道了。”爸爸像是在笑，而提摩西看见他脸上的血管在跳动。

妈妈苗条俊秀，金黄色的头发盘在头上，用头巾包住。眼睛像是运河里清凉的深水，差不多是紫色的，又带一点儿琥珀的光泽。你可以看到她的心思在眼里转动，像鱼一样——有的光明，有的黑暗，有的快，有的慢；有时，她抬头看地球的时候，眼睛只有颜色。她坐在船头，一手放在船舷上，一手放在穿着深蓝色裤子的膝上。她那被太阳晒过的脖子上，有一条黑白分明的界线，松开的衬衫开领处像一朵白花。

她不停地注视着前面，想看看有什么东西，但却看不清楚。她回头看看她的丈夫，从他沉思的眼睛里，她看到了他们的前途。既然他在沉思中反映出他自己的决心，她的脸色便平静了下来。她接受了丈夫的决心，转过身来，突然明白了自己要寻找的究竟是什么。

提摩西也在看。但他看见的只是一条笔直的运河，一道紫色的流水穿过一片宽阔的浅谷，两侧是光秃秃的小山，直达天际。这条运河很长很长，经过了许多干枯的城市，一百个或者两百个昼夜都在做梦的城市……

他们这一次旅游——这一次钓鱼，走了几百万里。火箭里有一支枪。这是一次休假，但为什么把那么多食物，足够他们用好多年的食物，藏在火箭附近呢？在休假的幕后决不是温柔的笑脸，而是某种严肃的、甚至令人害怕的东西。提摩西无力揭开这层帷幕。其他两个孩子，一个10岁，一个8岁，则根本不理会这些。

“还不见火星。真烦！”罗伯特两手捧着下巴，怒视着运河。

爸爸手腕上带着一个原子无线电机。无线电机依照旧的原理工作：你把

它紧贴在自己的耳朵下面，它就向你传出歌声或讲话声。爸爸此刻正在倾听。他的面孔像是一座火星废城，全部坍塌，木然如死。

然后，他把无线电机递给妈妈听。妈妈张着嘴巴，感到愕然。

“什么——”提摩西询问，但没说完他想说的话。

因为这时出现了两次极大的、震撼心灵的爆炸，接着又出现了五六次较小的爆炸。

爸爸突然抬起头来，立刻加快了船行的速度。船向前跳跃、颠簸。疾速行驶。这使罗伯特从愤怒中惊醒，也使麦克尔惊喜欢叫，抱着妈妈的腿，望着河水汹涌流过。

爸爸转动航向，减低速度，把船驶进运河的一条支流，在一个古老倾圮的石码头停下。船猛然碰到码头，使他们全部向前倾倒，但谁也没有受伤，而且爸爸已经回过头，想看看运河上的水波是否会暴露他们的藏身之处，层层水波交叉，碰着石头又折回去，互相重叠，在阳光下粼粼闪闪。渐渐地，水波全部消失。

爸爸仔细地听着。其余的人也都在听。

爸爸的呼吸像是拳头打在冷湿的码头石块上的回声。妈

35 妈呆在荫处，眼睛注视着爸爸，看下一步有什么迹象。爸爸放松下来，吐了一口气，自己对自己大笑。

“当然是火箭。我太紧张了。那支火箭！”

麦克尔说：“出了什么事，爸爸？出什么事了？”“哦，我们刚让火箭炸了，没什么事。”提摩西说，尽量装出无所谓的样子，“从前我听过火箭爆炸。我们的火箭刚刚炸掉。”

“我们为什么要炸掉我们的火箭？”麦克尔问，“为什么呢，爸爸？”

“这是一种游戏，傻子！”提摩西说。

游戏！麦克尔和罗伯特很喜欢这“游戏”二字。

“爸爸安排炸掉它的，为了不让人知道我们的降落地点，也不让人知道我们到哪里去了！万一有人来寻找我们——明白吗？”

“噢！秘密！”

“我被自己的火箭吓了一跳。”爸爸对妈妈说，“我太紧张了，以为还有别的火箭，真是太傻了。不过，也许还有一个，倘若爱德华夫妇能乘他们的飞船飞到这里的话。”他把微型无线电机又放到耳边。两分钟过后，他突然把手放下，就像放下一块破布似的。

“终于完了，”他对妈妈说，“原子射线上的播音刚刚停止。所有其他的世界广播电台也全都完了。过去几年里只剩下两三处，现在空中已经完全沉寂。很可能要永远沉寂了。”“多久呢？”罗伯特问。

“也许——你的重孙子会再次听到广播。”爸爸说，他默默地坐在那里。孩子们也感染上他的恐惧、颓丧、失望和承认真实的心情。

最后他又把船驶出，开向运河，继续沿着他们原先出发时的方向前进。天色将晚，太阳已经下落，他们前面出现了一连串的废城。

爸爸温和安静地跟他的儿子们说话。过去，他常常对他们疾言厉色，不和他们亲近，这时却抚摸着他们的头，说一两句话。

“麦克尔，挑选一个城。”

“你说什么，爸爸？”

“挑选一个城，孩子。我们经过的任何一个城都行。”

“好吧，”麦克尔说，“可我怎样挑选呢？”

“挑选你最喜欢的。罗伯特和提摩西，你们俩也选，选你们最喜欢的城市。”

“我要一个有火星人居住的城市。”麦克尔说。

“你会得到的，”爸爸说，“我保证你会得到。”他对孩子们说话，眼睛却看着妈妈。

他们在 20 分钟之内经过了 6 个城市。爸爸没有再提爆炸的事；他似乎一心一意地和孩子们逗趣，使他们高兴。

麦克尔喜欢他们经过的第一座城市，但这个意见被否决了，因为每一个人都不太相信迅速的初步判断。第二个城市谁都不喜欢。那是一个地球人的移殖区；城由木头造成，已经烂成了木屑。提摩西喜欢第三个城，因为它很大。第四个和第五个城太小。第六个城引起了每个人的赞美，连妈妈也跟他们一起说：“嘿！多好！你们看！”

城里依然矗立着五六十个高大的建筑，街道上尘土虽多但有路面，你可以看到广场上一两个古老的喷泉在喷水。那是唯一有生命的东西——夕阳中喷出的泉水。

“就是这座城。”大家异口同声地说道。

爸爸把船驶到一个码头，从船里跳了出来。

“到了，这就是我们的地方，从此以后我们就住在这里！”“从此以后就住在这里？”麦克尔大惑不解。他站起来，四面看看，然后转过身，惊愕地向后看火箭降落的地方。“火箭怎么办？明尼苏达州呢？”

“就在这里。”爸爸说。

他把微型无线电机放在麦克尔的耳边：“你听。”麦克尔仔细地听。

“什么都没有。”他说。

“对，没有声音。一点儿声音都没有。再也没有明尼亚波利，再也没有火箭，再也没有地球。”

麦克尔仔细地考虑这个可怕的消息，然后开始低声啜泣。“先别哭，”爸爸立刻说，“我会给你更多更好的东西，麦克尔！”

“什么？”麦克尔感到奇怪，忍住了眼泪，但是，如果爸爸这次说的跟第一个消息一样坏，他的眼泪一定会继续流下来。

“我要把这座城给你，麦克尔。它是你的了。”“我的？”

“给你和罗伯特与提摩西，给你们三个，归你们三个所有。”

提摩西从船里跳了上来。“你们看！全是我们的！整个城都是我们的！”他在和爸爸一起演戏，演得像真的一样，以后，等到一切事情安排就绪以后，他可以躲起来大哭一场。但是现在，仍然是在演戏，仍然是一家人出来郊游，另外两个弟弟一定要一起参加。

麦克尔和罗伯特一起从船里跳出。他们扶着妈妈来到码头。

“小心你们的妹妹。”爸爸说。当时谁也不知道他的意思，后来过了些时候才明白。

他们快步走进这个粉红色石筑的大城。他们一边走，一边悄声耳语。因为寂静的废城使你只敢小声说话，注视着太阳落下。

“大概 5 天以后，”爸爸平静地说，“我要回到我们的火箭那里，把藏着的食物运来。我也要找找爱德华和他的妻子，以及他们的女儿们。”

“女儿们？”提摩西问，“几个？”

“4个”

“我看以后会引起麻烦。”妈妈慢慢地点了点头。

“女孩子。”麦克尔作了个鬼脸，像是一个古老的火星人的石像，“女孩子！”

“他们也是乘火箭来的？”

“是的，如果他们能够到达的话。家庭火箭是为到月球旅行造的，不能到火星上来。我们能来到这里，完全靠的是运气。”

“你从什么地方搞的火箭？”提摩西低声说，因为另外两个孩子正跑在前面。

“我藏起来的，藏了22年，提摩西。我把它藏起来，希望永远不要用它。我想我本该把它交给政府去打仗，但我总是想到火星……”

“还有一次郊游！”

“是的。我告诉你一个只有我知道的秘密。当我看到地球上的一切都将灭亡的时候，在我等到最后一刻之时，我就把一切都准备好了。爱德华也藏了一枚火箭，但我们决定分开走，这样更安全，免得万一有人把我们打下来。”

“你为什么要把火箭炸掉，爸爸？”

“这样做，我们就永远不能回去了。而且，如果那些坏人有谁到火星上来，他们就不知道我们呆在这里。”

“那就是你总是抬头观望的原因吗？”

“是的，那是一件傻事。他们永远不会追来。他们没有追逐我们的工具。只不过我过于小心罢了。”

麦克尔跑了回来：“爸爸，这真是我们的城吗？”

“可以说整个星球都属于我们，孩子，整个星球。”

他们站在那里，他们是山之王，丘之主，他们是周围一切的主宰，他们是不容置疑的帝王，他们想了解作为一个世界主人的意义，想了解世界究竟有多么辽阔。

在稀薄的大气中，夜来得很快。爸爸让他们在广场的喷泉旁等候，然后回到船上，用他那双大手抱了一大捆文件回来。

在一个旧庭院里，他把文件放在一堆，点火烧着。他们全都围着火，一边取暖，一边欢笑。提摩西看着火焰吞食纸上的小字时，小字像是受惊的动物似的跳跃。烧焦的纸像是老人的皮肤，上面布满无数烧焦的字：

“政府公债；1999年商业曲线示意表；宗教偏见；一篇论文；后勤学；美洲团结问题；1998年7月8日股票市场报告；战争文摘……”

爸爸一定要把这些文件带来，就是为了这个目的。他坐在那里，洋洋自得，一张一张地把它们扔到火里，一边告诉孩子们所有这些意味着什么。

“现在我应该告诉你们一些事情。我想过多地对你们隐瞒是不公平的。不知道你们懂不懂，但即使你们只懂一部分，我也必须告诉你们。”

他把一张纸丢到了火里。

“我所烧的是一种生活方式，正如现在地球上的生活方式已经烧光了的情况一样。如果我像一个政客讲话，请你们原谅。不过，我从前毕竟当过州长，而且公正清廉，很为他们所嫉恨。地球上的生活从未专心致志于好事。科学往前跑得太快，人们在机械的世界里迷失了方向，像是一群孩子做好玩

的东西；人们制造直升飞机、火箭，强调错误的东西，强调机器而不强调如何使用机器。战争越来越大，终于毁灭了地球。这就是无线电机寂然无声的原因。这就是我们要逃避的事情。

“我们十分幸运，因为没有剩下什么火箭。现在你们该知道这根本不是出来钓鱼。我没有早些告诉你们，地球完了。几个世纪之内不会再有星际间的旅行，也许永远不会有了。但是，那种生活方式证明它本身是错误的，并且自己毁灭了自己。你们还小，我要每天对你们说这些话，一直到你们完全明白为止。”

他停下来，又往火里扔了几张纸。

“现在只剩下我们自己了。只有我们和几天之内能到达这里的其他少数人。我们这些人完全可以从头开始，抛开地球上的一切，走一条新的道路——”

火焰突然向上跳跃，像是强调他讲话的意思。然后，除了一张以外，所有的纸都烧光了。地球上的一切法律和观念统统烧成了灰烬，不久就会被风吹散。

提摩西看着爸爸丢进火里的最后一张纸。那是一张世界地图，它在火里卷缩、弯曲，然后烧着，完了——像一只热乎乎的大黑蝴蝶。提摩西转过身去。

“现在我要带你们去看火星人。”爸爸说，“来，你们全来。到这儿来，爱丽思。”他拉着她的手。

迈克尔正在放声大哭。爸爸把他抱起来，抱着他，他们一起穿过废墟向运河走去。

运河。明天或后天，他们未来的妻子将乘船从运河上来，那些现在只知道欢笑的小女孩，将和他们的父母一起来这里。

夜幕笼罩了他们，天上出现了星星。但是提摩西看不到地球。它已经落下去了。这是要加以考虑的事情。

他们走的时候，废墟中传来一只夜鸟的叫声。爸爸说：“你妈妈和我将努力教育你们。也许我们会失败。但我希望不会失败。我们要看要学的东西很多。很多年以前，在你们出生之前，我们就计划了这次旅行。即使没有战争，我想我们也会到火星上来，在这里生活，建立我们自己的生活标准。大概要再过一百年，火星上才会真正受到地球文明的污染。现在，当然——”

他们直到运河边。运河又长又直，清凉湿润，映照着夜空。

“我一直想看到一个火星人，”迈克尔说，“他们在什么地方，爸爸？你答应过的。”

“他们就在那里。”爸爸说。他把迈克尔从一个肩上换到另一个肩上，直指着下面。

火星人就在那里！提摩西开始发抖。

火星人就在那里——在运河里——从水里映射出来。那是提摩西、迈克尔、罗伯特、妈妈和爸爸。

火星人正在荡漾的水波中静静地注视着他们，寂然无声，注视了很久，很久，很久……

[作品赏析]

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进步是好事还是坏事？

那么，科学技术发展到极端时，地球及地球上的人类会怎样呢？



美国作家雷·布雷德伯里的科学幻想小说《百万年郊游》向我们展现的，便是科技发展到极其先进，而人类对地球的糟蹋也达到极端残酷时的情景——地球毁灭，人类消亡，只有几个幸存者靠着“运气”逃到火星上，重新开始创造、发展。

休假与郊游本该是令人兴奋、愉快的事，但小说的主人公，少年提摩西一开始就觉察出爸爸妈妈并不轻松愉快，反倒像怀着什么阴谋似的，故意做出沉着、冷静的样子给孩子们看。他们一家是在匆忙慌乱中离开地球的，而到了火星以后的第一件事却是出去钓鱼。说是去钓鱼，但爸爸妈妈的表情却分明像是逃难。提摩西满心疑虑，但当着两个天真活泼的小弟弟，他又不便多问，只能像个观察家似的，留意着爸爸妈妈的一言一行，试图弄清这次“郊游”的真正含义。随着他的观察和思考，故事情节逐渐展开，神秘而模糊的东西被一层层剥去，最终露出事情的真实内核——地球毁灭了，他的爸爸在22年前私藏了一支火箭，使他们一家能够及时逃到火星上。他们的这一次“郊游”要持续百万年甚至更长，因为他们永远也回不到原来的家园了，只能作为火星人在这里开创一切，重新建立一种文明。

